

他们都是武汉人

Original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3 days ago



2月15日，湖北省武汉市，雪中长江边的停船。中国青年报赵迪摄

作者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秦珍子

编辑 从玉华

坐在老家内蒙古苏尼特右旗的大炕上，28岁的娜仁每天刷着手机，关注武汉的“社区网格信息”，看见“0”就高兴，隔着1600多公里，替楼上楼下的爹爹婆婆松一口气。没封闭小区管理前，她看见图片里老人们凑着脑袋，在楼下晒花被子，就着急。

她想回武汉回不去。她的猫、男友、创业项目和几乎全部日常生活都在武汉。她开了家小小的幼托机构，2019年下半年刚开始“不亏钱”。她租的房子在积玉桥一个老社区，住的都是“爹爹婆婆”，大家很亲近。

房租不能缓缴，老师的工资不能拖欠。最近一次支完钱，她账上还剩567元。

内蒙古的家里养着200只羊，写网文点击量不错，有人劝她干点别的，她不答应。

“办法总比困难多！”她说，“啥时候解禁，我还得回去呢。”过去心情不爽的时候，她会跨一遍长江大桥。

作为新武汉人，她和所有的武汉人共饮一江水。

1

公元前300多年的一个故事，让2000多年后的18岁的娜仁，选择了去武汉上大学。

她学过古筝，热爱古典文化，满心期待伯牙子期相遇的地方。可一到汉口火车站，她的拉杆箱轱辘就“卡”住了，路太坑洼，车站“好老”。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娜仁一次也没去过传说中知音初遇的琴断口。初来武汉，每天她都觉得要下雨，她说，“武汉的阳光太隐晦了，衣服永远晾不干。”

作家方方把这样潮湿的天气写进小说《琴断口》里。冬天的小雪像“细粉”，落地即化，地上不结冰，只是湿漉漉的。小说里的冬夜发生了大事，桥断了。

方方所处的现实世界，在这个冬天也发生了大事。

截至目前，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80303例。从大年初一开始，这位作家每天写下一篇武汉日记。她曾任湖北省作协主席，得过一连串的文学奖，小说被改编成电影，还实名公开质疑过湖北省人社厅对某诗人的职称评定。这一切都没有像“武汉日记”那样，把她变成一个网红。有人评价她是把手指按在伤口上的作家。

高速传播让这位习惯了“小众阅读”的作家感到恐惧，但她决定坚持写到封城结束的那天。有人称她的日记就是武汉封城“信使”。

她的日记帮助民众理解政府的举措，却也不回避对一些前期处置的批评。“我替你扛，你也得让我骂。”方方在一篇日记里写道。

一位武汉嫂子就“骂”得漂亮。

一段微信语音曾在社交网络中疯传。网名“雨儿”的女声发出“连珠炮”，在微信群痛骂不负责任的社区和超市，包括买米强行搭售酱油和草纸、物资配送不力等，“沆瀣一气”“一丘之貉”结合国骂、方言，构成一封能喷出火的检举信。

这段“汉骂”引发关注后，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。人们感受到武汉人的态度里的“辣度”和“锐度”，纷纷为这位女性叫好。

娜仁记得，大学时有一堂自习课，两个武汉男生为什么事吵起来，直到下课，还没吵完。

“这边的人都好喜欢吵架啊！”她说，多小的事也能吵起来。

“喜欢扯皮，打嘴巴官司，不管事情解决没解决，要占个嘴巴舒服。”徐珊珊说。她在湖北襄阳长大，在武汉生活了20年，是位室内设计师。疫情发生后，她向媒体反映定点医院征用管理的问题，意外地加入了一个征集新闻线索和患者求助信息的微信群。

2

许多人看到徐珊珊发布的求助信息征集帖，“哗啦塞来一大堆信息”。她让对方稍微核实一下，一半人就没回音了。“同情心足够，但需要自己付出的时候，就都懒得做。”

“拧巴得很，有小爱，没大爱。”徐珊珊说，自私和义气都在武汉人身上。“我不为我，谁为我”的观念让他们在关乎自身的利益面前敢争、敢闹，自己的事儿搞定了，江湖义气又上来了，会去帮助别人。

“就像很多人刚出院，就献血救人，这是武汉人的侠肝义胆。”

武汉人李勇对社区邻里展开了营救。

他家住武汉武昌黄鹤楼街道读书院社区。黄鹤楼三个字在中国文学史和建筑史中显赫了千年，中国孩子最初会背诵的唐诗里，一定有一首属于它。屹立千年的古建筑见证了江边人的焦灼与挣扎。

80岁的母亲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，李勇和许多患者家属一样，通过社区、网络、媒体到处求救。因为老人发烧多日、病情恶化、排不到床位，他曾在打给记者的电话里大发脾气，并提到“这个社区感染的很多，有些人没确诊就走了”。

老人刚一入院，他就换了状态，开始帮助社区邻里联系就医，他会自己核实情况，编写详细的信息，多方传递。

这类故事那些天都发生在武汉城里。转发一个可能联系到床位的电话，运送一个没有交通工具可用的病人，为封城后无家可归的人寻找住处，把急需的医疗物资带进医院。无数个微信群被建立起来，人们传递着各种各样的信息，探索自救与救助他人的路径。

这个城市上上下下都在强调隔离，将隔离进行到底，直到让病毒害不到人，可很多东西又怎么也隔不开。

有一家人，给感染新冠病毒的老人转了3次院，从卫生院到定点医院，费了大力气，可就是没想过“不管了”。有年轻人在ICU门外为父母抢病床，也有老年夫妇互相搀扶徒步十几公里到医院，

再排七八个小时队，去做检查。还有人打开自家不算满的冰箱，取出一只鸡，挂到对门感染新冠病毒独居的老人的门把手上。

李敏和他的同事已经把29个新冠肺炎患者送出重症病房。

作为中日友好医院呼吸重症医学科的医生，他是北京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成员，掌握ECMO技术。他也是武汉人，口音里顽固地保留着方言的发音，父母兄弟都在家乡。

从2008年算起，他只有两个春节在武汉度过。今年大年初二，他飞抵故乡。机舱里除了来自北京6家医院的同行，还有价值高昂的医疗设备。“回家了，又不可能回家。”他说。

在与媒体沟通的大多数时间里，李敏都在谈论临床救治的办法，专业的医学名词接连不断地跳出来，不带任何情绪。

他用他的专业知识在治疗家乡。走在武汉的病房里，他觉得和在北京的病房没有什么差别。在病毒面前，他顾不上自己的地域属性，护目镜外，只有病人。

“心理准备我有，别的没什么要准备的。”他说，在ICU工作多年，心态淡然。

事实上在武汉，一些此前感染新冠病毒已痊愈的医护，又回去医院接着上班。也有一些人再也回不去了。

整个武汉市，水电气网从未断过，头发长了有人剪，叫了外卖有人送。大街上空空荡荡，人们碗里的香辣，依然漫溢。

3

“水流到哪儿，房子就建到水边。”在武汉读了7年书的湖北人华浅说，密密编织的水系网络是这座城市的血管。人感染了新冠病毒，血氧饱和度会降低。医院的氧气也一度告缺。然而，病毒没法降低这座城市的血氧饱和度。

正月十五，超市里汤圆卖光。有些小区，社区采购的车辆抵达，居民会蜂拥而至。徐珊珊的朋友在上海看到自家社区抢菜的盛况，人群里找到老爸的身影，急得跳脚。娜仁的男友发来租屋楼下的照片——爹爹婆婆集体晒出花花绿绿的被子。

娜仁的男友是武汉人，每天都和一群好友开“网络会议”，讲笑话，互相吐槽，直播做菜、打游戏。其中不乏家人确诊、隔离、入院治疗的。

“焦虑的时候我会看看这个（群里的直播），这是一群隔离在家的武汉人。”娜仁说，“这座城市比任何地方都要乐观。”

在内蒙古老家，娜仁所在的牧区地广人稀，一个村子只剩3户人家。她迷上武汉浓浓的烟火气。

读书时，娜仁曾给一户武汉人家做家教，辅导一年级小朋友学语文。课快上完，她听见“爹爹婆婆”在屋里背着她讨论，要留她吃晚饭。

明明是背后议论，声音却压不住：“造业（可怜的意思），一个小姑娘吖，还不好意思吃饭。”

刚开始，她不习惯那种“自来熟”的热情，被拉扯着坐到桌边。后来，她多讲会儿课，然后留下来吃饭已经很平常。租屋的邻里间也会送吃的，她早适应了。

有一段时间，她每天坐公交车，从南湖到取水楼上班，总有个到循礼门下车的婆婆站到她面前，“知道我会给她让座”。次数多了，娜仁心里很烦，“怎么那么爱占小便宜”。结果有一天，婆婆到站下车，照例把座位还给她，另一个婆婆要来抢座。“这是小姑娘的座位！”两个婆婆大吵一架。

娜仁惊讶极了，她和他乡的陌生人就这样产生了某种连结感。她曾去深圳实习，但最终还是舍不得离开武汉。“这里的人开始很市民气，熟了就充满了人情味儿，讲义气，有家的感觉。”她觉得自己的性格比西北温和，又比南方直爽，“武汉刚刚好”。

百步亭社区因“万家宴”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。传闻中，那里的居民有不少感染新冠病毒，境况危急。很多记者关注百步亭，不少居民接到了核实信息的电话。一位住在百步亭某小区的患者家属向媒体报送求床位的信息后，忽然问记者从哪里来，冷不冷，适不适应。也不管对方怎么解释，就反复念叨“你们北方人在这里不行的，要电热毯，我给你们送过去”。

烟火气和病毒僵持不下。方舱医院里，有人跳广场舞，有人练瑜伽，有人读书，喇叭里传出的不再是疾病相关知识，而是舒缓的音乐。重症病床上，也有患者缠磨护士，就想吃一个苹果。

习惯了“冰火两重天”的武汉人自有解构悲伤的法子。有媒体“一本正经”地采访火神山的工人，一工人说：“为国家做点儿事情，以后好跟孩子吹牛。”一个刚住进了武展方舱的病人说，这下好了，以前来武展，还要门票，现在免费，住够。

很多武汉人嘴里脏话不少，但只有在不同语境里，才能明白骂声是咸还是甜。比如，有人吃上了方舱的第一顿午餐，抹着嘴说：“狗日的，太好吃了。”比如，躺在病床吸着氧气，蔫蔫的，他也会喘着粗气说：“老子就不信你的邪。”可不，在病毒这“孙子”面前，他再弱，也是老子。

武汉，大江大湖，波澜不惊。在某处方舱，一个姑娘在哭泣，路人经过时说，“我妈妈昨天也走了。”

风依然在吹，家门口的江水滚滚向东，日子还在继续。

他们来自这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有历史感浓郁的“卓刀泉解甲院”，也有各种“星城”“华府”“公馆”“陋舍”。江流千古，江边的人们对生活的热望不息。一位一直值班的武汉自来水厂工人对女儿承诺：“好好学习，给你买AJ（运动鞋）。”

还有一位有移民打算的大学老师，她的姐姐已经移民到加拿大多年。李文亮走的那天，姐妹俩在地球的两端流泪。姐姐在西半球说：“我每天都在刷武汉的消息，我从来就没离开过武汉。”这个大学老师说，这一夜，她放弃了移民打算，“文化的根”是移不动的。她希望孩子除了读《哈利·波特》，还要多读《诗经》《离骚》。

“我很喜欢武汉，能从街道里读出光阴的故事。”徐珊珊说，她参与过武汉老建筑改造的项目，熟悉这座城市的历史。她反感“管谁都叫拐子（大哥）的不靠谱”，却又对“码头文化”怀着眷恋：“一个人可以当一条团队用的，战斗力很强。”

娜仁如今说一口流利的武汉话，“没人听得出我是内蒙古的”。她天性里的倔强，在这座战斗力满格、固执不服输的城市，找到了容身之处。

“我的幼托中心不会垮，我不会让它垮。”她说，“我写写小说，搞搞直播，也就缓过来了。”

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出品

微信编辑 | 陈轶男



觉得好看请点这里

